

恋 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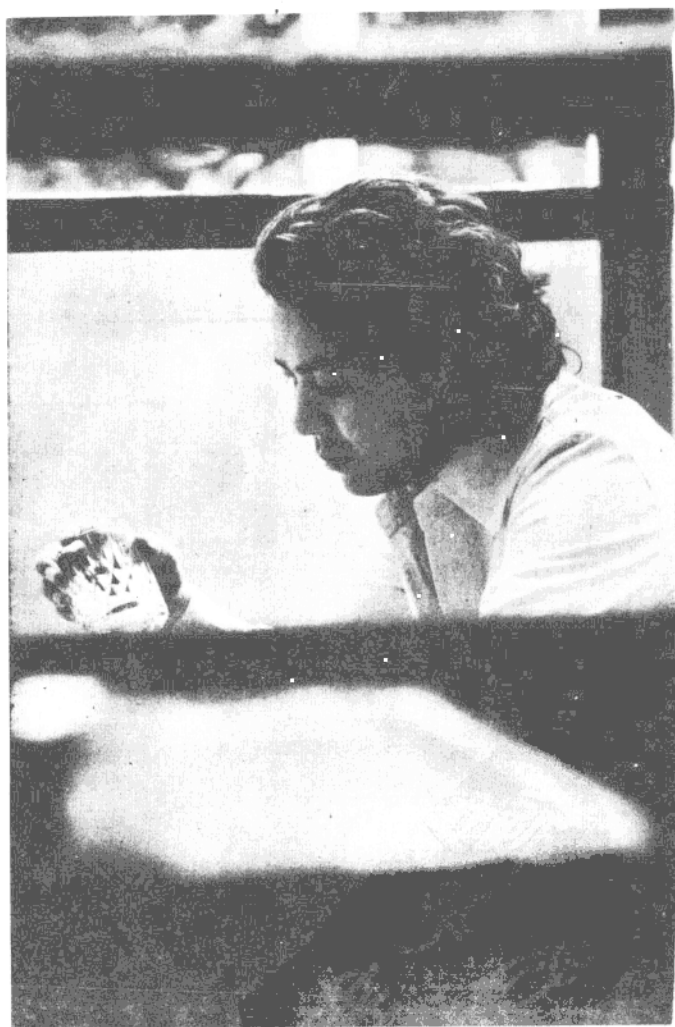
五木寛之・著
新潮名著1



新潮名著①

戀 歌

五木寬之 著
王家成 譯



五木寬之小傳兼談『戀歌』

日本大文豪五木寬之生於一九三二年九月三十日福岡縣，雙親是教員。五木寬之出生未久，旋即被雙親帶出國門，渡海前往朝鮮半島。

「至今我仍依稀記得那些滿街灑滿槐花的小城鎮，一處叫論山的地方、大田、光州，還有半夜可聽見野狼嗥叫的窮鄉僻壤。在那偏遠的地方，日本八除了一對警察夫婦，就只有我們一家人了。家父似乎在本村的韓人學校當校長。」（作家肖像自敘傳）

五木寬之在京城進小學，在此轉學兩次，後來舉家遷往平壤，在此又轉校兩次。當時朝鮮在日本的統治下，小學叫「國民學校」。五木寬之的小學總共唸了四個學校。

初中在平壤唸「第一中學校」，五木寬之的家正好緊隣其父執教鞭的學校圖書館，所以閱讀書籍極為方便。

其父醉心於所謂：國粹主義：唸師範學校時曾是劍道選手。少年時代的五木寬之被其父施以斯巴達式的訓練，大清早起床鍛鍊身體，在學校的操場接受軍隊式的訓練，結束之後，仍須端坐

歌 於客廳，背誦古事記。

戀

五木寬之對此極感痛苦，時常偷閒溜進圖書館。這個時期，山中峯太郎、南洋一郎、海野十三等作家的海洋冒險小說、科學未來小說，使得少年的五木寬之嚮往不已；另外如『主婦之友』『碧巖錄』『歲時記』『犯罪叢報』，他也照看不誤，只要能取得的，他無所不看，無所不讀。

平壤一中畢業後，投考陸軍幼年學校，考完第一次筆考，日本便宣佈無條件投降。

「敗戰的同時，常在我們家出入的朝鮮學生竟佩帶手槍，戴着政治委員的臂章出現，原來他們早已與金日成有所聯繫，有着嚴密的地下組織。當時我聽說家父任教的學校已改成金日成大學，至於真假如何就不得而知了。平壤是個好地方，有大同江、牡丹台等令人懷念的地方。敗戰經過未久，蘇聯的軍隊開進平壤時，家母在一次不幸的事件去世。只記得那天是九月十五日。」（作家肖像自敘傳）。

2

被遣送回國，往後的十幾年，可說是五木寬之生活得最艱苦的時期了。

一九四七年年底，五木寬之與其父乘船抵達博多港。船上曾發生若干私刑，下了船，他親眼目睹對私刑的報復。

其父因敗戰的打擊，加上因「不幸的事件」喪妻，整個人徹底的改變了，不務正業，而靠做

黑市買賣及釀私酒爲生，並且酗酒過度，引起酒精中毒，甚至曾揮舞圓鋸，與人毆鬥。最後因這些自甘墮落的生活而引起肺結核，住進醫院，但又潛離醫院，邊咳着血痰，前往賭場。

五木寬之讀中學時轉過三個學校，進高中時開始誤入歧途，與不良少年爲伍。那時的五木寬之曾在電影院被一名出名的太保用刀子劃傷臉頰。

雖然過着自甘墮落生活，但五木寬之私下却做着作家夢，他渴望前往東京，進大學唸文學。他向臥病的父親表白內心的願望，懇求讓他上東京唸大學，只要給他報名費，其他的一切由他自己設法，他甚至可以靠打工賺取學費。

五木寬之的父親默默點頭，交給他一紙恩給證書，告訴五木寬之說：「你可拿這個向我的朋友借錢。」

3

一九五二年春天，五木寬之抵達東京，並且很幸運的考取早稻田大學的俄文系。

當時的五木寬之身着戰前流行的寬領西裝，穿毛已磨損的法蘭絨長褲，足登長筒的塑膠鞋，背一只小行李，而放不進行李的飯盒、數冊岩波文庫、八杉貞利的「俄日辭典」，則用包袱巾包着，提在手上。口袋裡的現金大約日幣三千圓，這是註完冊剩下來錢，當時的三千圓大約一周的伙食費。

沒有錢租房子怎麼辦；其實這倒難不了五木寬之，他從平壤被遣送回國之後，吃盡各種苦頭，臉皮奇厚，只要老天不下雨，他可以睡在校園樹下的長椅，或學校附近的神社，如被驅逐的話，郊外森林中的破廟就成了他的睡窩。

三千圓很快用光了，於是他到「學徒援護會」「生活協同組合」找工作，但是學生打工待遇偏低，而且大多是臨時的，於是他偽裝一般的失業者，前往飯田橋的「職業安定所」排長龍。但「職安」安排的工作也是臨時性的居多，一樣無濟於事，東找西找的結果，待遇最優厚的工作是賣血，五木寬之甚至曾貧血昏倒。

其間他也結交了一批朋友，一批難兄難弟，對他來講，這是大學生生活唯一可愛的地方。他們活躍於電車綫中央綫的沿綫。

中野站的北口是他們的「自由天地」，此一地帶是他們的「湄公河三角洲」，是「我的大學」。所謂，我的大學：是高爾基青年期自敘傳的書名。

走出中野站的北口，正面是「中野美觀街」的入口，左邊是警察學校，右邊有公共廁所，每逢下雨天，味道奇濃。走到「美觀街」盡頭，右轉，登上一道可容一個人進出的狹窄昏暗的樓梯，便是一家酒吧。酒吧內有迷人的女孩「M子」。她是百貨公司的售貨員，夜晚在此兼差。

他們常來這家酒吧，頻頻偷看迷人的M子的臉孔，一邊爭論着杜斯妥也斯基、馬雅克夫斯基、巴斯特納、葉連巴克。

有一家叫「K」的純吃茶，老板是九州的畫家，此人收集數量驚人的古典音樂的唱片。古色古香的擴音機總是播放出巴哈、蕭邦等人的音樂。

有一家叫「R」的商店，據說老板娘過去是共產黨員。他們往往往窮到連十塊錢也沒有時，便跑去找老板娘，讓他們提着寫有店名的廣告牌。他們提着廣告牌，在中野站前面徬徨若干小時，回來便可獲得若干酬勞。他們使用那筆酬勞沽酒買醉。

五木寬之爲他的夥伴寫了一首「幫歌」。曲調是著名的童謠「金龜蟲」，歌詞則出自五木寬之的手筆。

金龜蟲是蟲

從金庫飛出來的蟲

爲何說牠是蟲

哎！蟲就是蟲

最後一行帶有感人的悲愴，這首曲子風靡了R店。他們經常跟老板娘及店裡的小姐合唱這首金龜蟲的歌，一遍又一遍的唱，歡天喜地的唱。

同伴之中如有人接到家裡匯來的錢，他們一下子變成了暴發戶，活動範圍擴大到了新宿（有如台北的西門町）。

「蒙杜波」是他們遊新宿時光臨的第一站。女服務生有兼差的大學女生，也有美如妖姬的佳

歌

麗。他們在此聽法國小調，有時也跟着一起哼唱。

接着他們轉往演唱美國搖滾樂的咖啡廳，快速的節奏使他們沉醉、興奮。

戀

最後大家索性把剩餘的錢均分，逕往花街。

「如有人問我在那麼拮据的時候，為何還去聽法國歌曲，嫖妓，我只能細聲囁嚅說，這就是所謂青春。」五木寬之在自傳體的小說「青春之門」如此寫道。

一邊打工，一邊上學，總共花了六年才修完四年的課程，眼看即將交畢業論文時，却被校方查出欠繳學費，校方表示未繳學費，其學籍不予承認，五木寬之希望能辦休學，但休學須繳半額的學費，結果還是退學了。五木寬之認為書已讀了，有無文憑倒不算重要。

4

首先他在一家廣告公司上班，但該公司不久倒閉，他轉往一家小雜誌社上班，業餘為一些流行歌曲作詞，他寫了許多歌詞，但都未轟動。

五木寬之在大眾傳播界幹了多年的基層工作，深知演藝界與大眾傳播界的醜惡。

「『無恥方能出人頭地』這句話一直不離我的腦海，但是我私下決心從事創作也是由於這些無恥的累積。我決心在我的小說寫下控訴。」（「作家肖像自敘傳」）

最後他將一切工作告一段落，做一次多年來渴望的旅行——從蘇聯到北歐。在蘇聯，五木寬

之與莫斯科的不良少年有所接觸，回國後，以該體驗寫成『再見，莫斯科的阿飛』，投稿於『小說現代』，獲選為第六回『小說現代』新人獎。時間是一九六六年。

翌年『看那灰色的馬』獲得第五十六回直木獎。

此後，他的小說與他那帶有哀愁的表情一起風靡了日本的讀者。

5

長篇小說『戀歌』出版於一九六八年，正是五木寬之大力進軍文壇時的作品，也是他青年期的坎坷經驗與對文學躍躍欲試的熱情所結晶而成的作品。

在這本『戀歌』，五木寬之刻劃出三種類型的愛情。他分別用三位女性來代表——冬子、直子、亞由美。冬子是中年的女性，她受到戰爭的傷害，她的愛情帶有戰爭的創傷，是不幸的愛情。而直子與亞由美是生長於和平幸福的時代，直子的愛情是奔放的，亞由美更為開放。

故事開始於先鋒唱片公司的學藝課長井澤信介乘車在深夜雨中的街道撞傷一位女性，年輕司機田島誤會井澤的意思，將車子開走，當井澤發覺而制止，叫田島將車子開回現場時，受害人已不知去向，現場只留下一把雨傘。

主角井澤信介是唱片公司的學藝課長，在競爭激烈的唱片業算是奮鬥有成的人，目前地位安定，他是中年紳士。

井澤信介擔任過教師。師範學校畢業後，被分發到哈爾濱教書。井澤的妻子冬子二十歲時嫁井澤，與丈夫在開滿槐花的城市哈爾濱住了四年。這段時間是他們夫妻最安靜幸福的時期。敗戰改變了他們的關係。

事情發生於敗戰那一年的聖誕夜。井澤夫妻被收容於一所倉庫，喝醉酒的外國兵團進來要非禮女學生，冬子出面阻止，但反遭外國兵強暴。井澤信介並未在場。他外出埋葬一名去世的老年人。

此一惡夢般的事件一直給冬子留下永難磨滅的創傷，此後他們夫妻在肉體上便無法結合了。「事實上，這二十多年來，信介與冬子之間從未有過一次夫妻正常的夜生活。他倆都因此受到傷害，但仍不斷努力嚐試着去擁有，然而却一直在失敗着。那是除他倆之外沒有人能夠領會的漫長又淒苦的黑夜。該漫長又淒苦的黑夜是敗戰後在外地異常的混亂中某突然光臨的悲慘事件的投影。」

基於這一點，對信介及冬子而言，戰事並不算結束。

他倆並非從此便失去了愛，在精神上他們是深深相愛的。可是每當他倆相擁的時刻，冬子的肉體必然地要發生拒絕的反應，那是理性所無法控制的。其實他倆之間是無所不談的，兩人之間談不上有何秘密可言，易言之，他們在精神上是緊緊結合在一起的。

這一對遭受戰爭摧殘的夫妻是這個故事的骨架，而另外兩位年輕的女性，追求官能的愛而心

靈仍感空虛的澤木直子，及憧憬着愛情的亞由美，她們的愛情則更顯得突出。

澤木直子二十八歲，聰明美麗，在電視台當節目主持人。她交友廣闊，有許多男朋友，包括年輕的電影導演，著名的作曲家等，目前則與一名患有心臟病的青年「谷慎一郎」過從甚密，然而她仍感空虛，因妹妹亞由美發生車禍而認識井澤信介，對他一見鍾情。

妹亞由美二十二歲，與姊姊相反，個性內向。但並非陰沈，可說有着開朗活潑的一面，她是喜歡幻想的女孩。亞由美在保守的城鎮金澤當幼稚園的老師，因童謠的講習會前來東京，訪友夜歸，半路上被井澤信介的車子撞傷。

所幸亞由美僅傷在撐傘的手臂，並無大碍，而井澤信介也因此認識直子及亞由美姊妹。

亞由美曾寫了若干小詩，井澤信介獲悉，邀請新進作曲家山村銳二譜曲，他倆合作的曲譜在莫斯科得獎。其間故事也有了引人入勝的發展，唱片公司內部有醜惡的鬥爭，被直子甩棄的谷慎一郎牽怒信介，用計企圖打擊信介及冬子，亞由美與山村銳二之間滋生愛情的幼苗、直子與信介發生不尋常的關係等。

6

信介與冬子的愛情是可悲的。

「……………冬子的雙手緊握於乳房之間，就像抱着嬰兒，她將臉孔埋在信介的懷裡。她傾耳

歌

戀

仔細傾聽身體深處發出的聲響。以前她只要稍微讓信介接觸，身體的深處便響起大提琴深沈的低音，接着遂漸升高，轉變成中提琴亮麗的旋律，最後則有小提琴尖銳的高音一般的感覺貫透全身。這些聲音如今無論如何再也聽不見了。

『對不起』冬子細聲說。

在這二十幾年來，這句話冬子不知說過幾百次了。

『這並不是妳的錯。』信介說。

以上是故事即將結束時，有關信介冬子夫婦底夜晚的描寫。這也是五木寬之的一大特色，採用樂器的音色來表現人的感情。

直子的愛是奔放的、空虛的。

信介在莫斯科時，直子在巴黎，她從巴黎飛往莫斯科，兩人首次在此發生肉體的關係。

清晨，信介審視着仍在就寢的直子，他覺得好像明白自己昨晚為何沒有罪惡的感覺。原來他早已預感到兩人或許隨即要分手。

『起來了？』

『妳不是還在睡嗎？』

『不，我一直醒着。』

『想些什麼呢？』

『跟井澤先生想同樣的事情。』

『哦……』信介輕撫直子的秀髮。『跟妳在一起時，我覺得妳是跟別人在一起。』

『是啊！』直子點頭，將臉孔依偎在信介敞露的胸膛。他感覺到一種暖意，直子無聲飲泣着。

當天直子便搭機飛返巴黎了。

亞由美的愛也是奔放的，但却是自由的、直率的。

亞由美在某日午後，在噴水池畔接受一位陌生青年的邀請，坐該青年的車子兜風，後被帶往一個奇怪的舞會，當晚在橫濱的海邊別墅與該青年發生關係。事後她想：

《我已經不是處女。》

亞由美再度細聲喃喃自言自語。但她並不覺得後悔，只有一種輕微的感傷掠過腦海深處罷了，感覺上勿寧就像外出旅行的前一晚，一種輕微的興奮像潮水一般高漲起來，她的心情是極其輕鬆的。

《我的行為是唐突的，違反常理的，但絕非可恥的……》亞由美心想。

她一邊想着明天與山村銳二見面時，會有什麼感覺呢？一邊走下坡路。

同時她也想起井澤信介與姊姊直子的事，但不像以前那麼介意了。

《我是自由的。》

「亞由美迎着海風，挺着胸膛、繼續往前走。」

五木寬之很鮮明的刻劃出三種類型的愛情。

關於這部小說，他如此自述：「對於生活在現代的我們，戰爭的記憶不由分說地在我們身上投下若干陰影。連男女愛情這種最爲平常的行爲，背後也帶有戰爭的陰影。所以我在這部小說中試着用對位式的手法來描寫三位勇於生活下去的女性。對我個人而言，這是我在新聞連載這一範疇所做的戰戰兢兢的冒險。」

從這部小說來看，五木寬之的「冒險」可說獲得成功了。

譯者

一九八〇、六、一

雨 夜

雨下着。

午後開始下的雨，入夜後仍無停歇的趨勢。

先鋒唱片的學藝課長井澤信介，自車內眺望着白茫茫的雨幕。泛着黑光的柏油路面在車燈的探照下，飛快地向後移動。信介突然對那風馳電掣的車速感到不安，於是仰起身子。

「田島……………」

「是的。」公司最年輕的司機田島用着快活的聲音回應。「什麼事？課長。」

「沒有，算了。」信介含糊其辭，再度深深躺於座椅。

這是一條他很熟悉的路綫，只要全權託付司機，用不着擔心。在深夜的京濱公路，連計程車也開到八十公里以上。

井澤信介望一下腕錶，時刻已過了午前零時。

《冬子大概還沒睡。》信介想。

任職在唱片公司這種特殊的行業，經常深夜才能返抵家門。

但妻冬子却一直無法適應，無論信介再晚回家，她總是醒着等他。

「十二點以後還沒有回來的話，妳先睡好了。」

每當信介如此說時，冬子便毫無異議地點頭，可是冬子却總是在等他，信介反而覺得是一種負擔。

《要是有一孩子的話……》信介想。

每當他想起妻子深夜孤坐在客廳等候他回來的那副樣子，心情便沈重起來。

冬子的個性原屬內向，與信介婚後數年，稍稍有所改變，但經歷某事件之後，她再度變成更為沈默的女人。

她似乎不喜歡與外人來往，只希望與信介過着平靜的生活。

但信介有他的工作，在激烈的生存競爭中，男人必須戰戰兢兢，全力以赴。可是……

井澤伸手入口袋，取出香煙盒，但盒中竟連一支煙也沒有。

「田島。」

「是的。」

「對不起，香煙完了，一支給我好嗎？」

「好的。」

田島單手移開方向盤，取出香煙，稍扭轉身體，遞給井澤。

井澤望見前面有模糊的人影就在此時。